

# 一個理想的丈夫

英國王爾德原著  
徐培仁譯

金屋書店

中國經濟學說史

商務印書館

# 一個理想的丈夫

O. WILDE 著  
徐培仁 譯

海 上

店 書 屋 金

倫敦海麥特皇戲院：院主哈勃皮爾旁吐里：經理魯易華勒及馬萊。一八九五年正月三日。

登場人物

扮演者

客佛森伯爵……………主教奧福德

高麟子爵……………夏持雷

羅勃德芝爾東爵士……………魯易華勒

藍杰克子爵……………康斯蒙施道得

夢涕芳先生……………亨利史等美

費潑斯……………博勞飛

梅生……………田尼

濟姆司（侍者）……………查禮士曼立

海路特 (侍者) .....	顧哈
貴婦芝爾東 .....	鐘利亞李兒生小姐
鮑錦登伯爵夫人 .....	范妮菲絲東小姐
貴婦慕卡妣 .....	芬妮龐小姐
麻戚萌夫人 .....	韓冷芳史小姐
美蓓芝爾東小姐 .....	毛蒂米勒小姐
蔡粉萊夫人 .....	弗羅浪士溫小姐

獻給法郎克巴里斯

一點微薄的貢獻——

為他的能力與識見

給他當他是藝術家

為他的豪俠與尊貴

給他當他是朋友

王爾德

## 劇中佈景

第一幕：在格魯斯風挪羅勃德芝爾東的八角形之住宅中。

第二幕：羅勃德芝爾東的梳裝室。

第三幕：卡生街高麟勳爵屋中的藏書室。

第四幕：與第二幕同。

時——現代

地——倫敦

全劇在二十四點鐘內完成。





麻戚萌夫人

今晚到哈特羅克家裏去嗎，馬格勒？

鮑錫登夫人

我正想去。你呢？

麻戚萌夫人

他們不是開那無意義的宴會嗎？

鮑錫登夫人

太無意義了！我不知道爲何要去。我不知道爲何要到什麼地方去。

麻戚萌夫人

我是來領教的。

鮑錫登夫人

噯！我厭惡領教！

麻戚萌夫人

我也是。這不是與商界同站在水平線上嗎？可是我親愛的葛脫路芝爾東常告我人生應有重大之目的。因此我來姑試一下。

鮑錫登夫人（從眼鏡中透看四周）

我不相信今晚與會的可能被稱爲有重大之目的者。這個請我吃酒的人時常談及他的夫人呢。

麻戚萌夫人

他真太無聊了！

鮑錫登夫人

無聊到極點了！你的男人講些什麼？

麻戚萌夫人

講我自己。

鮑錫登夫人（一笑）

你覺得有趣嗎？

麻戚萌夫人（搖頭）

一點也不覺得。

鮑錫登夫人

親愛的馬格勒，我們大犧牲了！

麻戚萌夫人（站起）

我們正碰着對呢，翁麗妃！

（她們站起走向音樂室。藍杰克，一個以打領帶及他的慣於英國風俗出名的

隨員，近前鞠躬，加入談論。）

梅生（在樓梯口招呼賓客）

客人占葆福夫婦，客佛森勳爵來了。

（客佛森勳爵進。一個七十歲的老人，他掛着絲帶及武士的徽章，有一種整齊的民黨模範。極像羅禮士所繪的畫像。）（譯者註：羅禮士 Laurence 是英國著名的畫家。一七六九——一八三〇）

客佛森勳爵

晚安，貴婦芝爾東！我的不肖的小兒在此地嗎？

貴婦芝爾東（微笑）

我想高麟勳爵尚未到呢。

美蓓芝爾東（走向客佛森勳爵）

你爲何稱高麟勳爵不肖？

（美蓓是英國絕色佳人，有閉月羞花之貌。全身香氣襲人。金絲黃髮，映照發光，櫻口朱唇，無人不存親其如孩童之小口也。她非特有銷魂薄魄之青春，且俱驚人天真之勇毅。在知禮之士觀之，她的色藝固無可眷戀，然一入

登徒子眼中，她實無異湯蘭格之彫像。（譯者註：湯蘭格 Tanagra 是希臘的地名。）且不願受人之稱諛。）

客佛森勳爵

因他偷懶生活的緣故。

美蓓芝爾東

你怎麼可這樣說？爲什麼？他每天早晨十時在烏魯地方騎馬，一禮拜去歌劇場三次，一天至少要換五套衣服，而且夜間隨時在外晚膳，你可稱這是偷懶的生活嗎？

客佛森勳爵（用一種溫和閃動的眼光注視她）

你真是個極惹人愛的女孩子！

美蓓芝爾東

你的稱賞多麼有趣啊，客佛森勳爵，請常到我們這邊來。我們禮拜三是在家

裏的，你的徽章很好看呢。

客佛森勳爵

現在什麼地方都不要去了。倫敦是腐敗的社會。你若不介意我可給你介紹我的裁縫師，因為他是個循規蹈矩的人。但切不可到我女人的帽店裏去吃飯。  
貴婦客佛森的帽子是不經戴的。

美蓓芝爾東

啊，我愛倫敦社會！我想這早已大改革過了。現在是花花公子和浪蕩子兩種人所組織成的。這是應有的趨勢。

客佛森勳爵

哼！高麟勳爵是屬花花公子的呢，還是別的？

美蓓芝爾東（莊嚴的）

我目前只好將他另立一等，但他進步得很快！

客佛森勳爵

屬於那一種呢？

美蓓芝爾東（略帶恭敬）

客佛森勳爵，我不久就可告你了！

梅生（招呼賓客）

客人貴婦慕卡妣蔡粉萊夫人來了。

（貴婦慕卡妣及蔡粉萊進。貴婦慕卡妣是個和悅仁慈使人愛慕的女子，滿頭梳着侯爵夫人的灰髮，鑲着美麗的花邊。一個高而細長的婦人，——蔡粉萊夫人伴着她。蔡夫人的稀薄的兩脣塗上深紅的顏色，慘白的臉上添了一線紅痕。維納司式的紅頭髮，鷹嘴式的鼻，長的頭頸。深紅的胭脂更特表出她本來的慘白。灰綠色的雙眼閃動不停。她帶着金鋼鑽的寶石修飾。望之如一蘭花，頗能引人的好奇。唯動作尙稱文雅。她的藝術上的工作却全能影響到許

多學校。）

貴婦慕卡妣

晚安，親愛的葛脫路！你多麼客氣讓我的朋友蔡粉萊夫人到此地來，一對如此可愛的女人是應當相交識的啊！

貴婦芝爾東（發出甜蜜的微笑向蔡夫人奔去。立即在稍遠之處停下，鞠躬。）

我想蔡夫人與我早已會過了。我不知道她已重婚的。

貴婦慕卡妣（懇切的）

現在的人不是常常隨意結婚的嗎？這是很時髦的啊。（對麥倫城的公爵夫人。）親愛的公爵夫人！公爵好嗎？我猜測他的神經依舊衰弱的？哼，那不是被人所預料的嗎？他的父親有同樣的病。這對於種族上不知有關係否？

蔡粉萊夫人（玩弄扇子）

我們倆真的碰遇過嗎？貴婦芝爾東？我忘記在何處了。因我早已離開英國。



貴婦芝爾東

我們從前是同學哩，蔡夫人。

蔡粉萊夫人（驕誇的）

真的嗎？我把學校生活都忘記了。我腦中印着學校的煩惱。

貴婦芝爾東

我並不以為奇。（冷淡的）

蔡粉萊夫人（露出親蜜的態度）

你曉得我渴望想會見你的類敏的丈夫嗎？自他進領事館後，維也納的人時常論及他。他們能準確的報紙上拚他的名字。他在那邊是很著名的。

貴婦芝爾東

我想不到你認識我的丈夫的，蔡夫人！（走開）

藍杰克子爵